



她的作品拥有无数的受众

—“沧海桑田心如故——琼瑶文学回顾展”策展手记

□赵伯仁

2024年9月26日,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并祝贺《琼瑶全集》的面世,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沧海桑田心如故——琼瑶文学回顾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作为本次展览的执行人,我站在人群中,看着演员苏有朋代读琼瑶女士的亲笔信,百感交集。信中写道:“回顾我的创作历程,虽然是无比的艰辛,但此刻,我也觉得无比的荣幸,无比的快乐。‘写作’是我一生都不会后悔的决定。”这让我想起了筹备展览期间跨越海峡的无数个日夜。这场为期40天、吸引了24527人次观展的文学盛宴,不仅是对琼瑶这位华文文学巨匠的致敬,更是以“数字化”为桥,完成了一次两岸文化记忆的跨域重逢。

筹备之初,核心难题便摆在了面前:琼瑶女士珍藏于台湾的60余件手稿、信札与早期版本图书是本次展览的重中之重,包括《剪不断的乡愁》《庭院深深》《一帘幽梦》等作品手稿,17种不同语言、版本的《窗外》,以及《还珠格格》第一部打印剧本。这些文献记录着她六十载的创作轨迹,但跨海峡运输的复杂手续、高额的保险费用以及原件的脆弱程度,让部分原件赴京展出几乎不可能。

面对这一现实障碍,策展团队并未止步不前,而是转向“信息迁移”的路径。我们建立了一条涵盖“台湾数字采集——上海复制品制作——北京陈展呈现”的协作链。台湾的文献资料由琼瑶家属交予专业团队进行高精度扫描,形成完整的数字档案;随后在上海的技术机构依据原有数据制作等比例高仿复制品;最终,这些复制品在北京完成展示性处理后进入展厅。通过这一流程,观众得以近距离观赏例如《我是一片云》演员表(附琼瑶亲笔字迹)等物品,以及琼瑶女士为本次展览所写字句的手稿样貌与出版流变,重新感知琼瑶的创作轨迹与时代印记。这种“信息迁移”路径的意义,不仅在于技术的应用,更在于策展观念的转变——从“运输实物”转向“传递信息”。虽然有着前置性条件的制约,但数字化技术使展览在多种限制下保持开放性,成为连接两岸文化的有效手段。

展览以琼瑶女士撰写的序言“爱与快乐”为核心,设“创作回顾”“经典电影”“经典剧集”“著作全集”“创作手稿”“《窗外》回忆”“海外译本”等7个室内展区。每个展区的数字化设计,都是基于可追溯的展品。进入展厅,前言墙的主色调是源自琼瑶剧中的经典薰衣草色。

“创作回顾”展区以半数字化半实物的形式串联起琼瑶自1947年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可怜的小青》,到2024年《琼瑶全集》出版的各个关键节点。“创作手稿”展区是展览核心,60余件手稿复制品按创作时间排列,其中绝

大部分是首次公开亮相。我们将《窗外》的早期版本与后期版本并置,多个版本的书籍摆放在一起——蓝色封面的首版(仅印1000本),引起轰动后立即改版的红色封面版、出版十周年的绿色封面版、1988年琼瑶整理全集时的改版(大开本)、作家出版社第一版(较小开本)、香港版及使用相同封面的广东花城版,这何尝不是作家创作生涯的体现呢?琼瑶影视金曲《一帘幽梦》同时在展厅内循环播放,与富有光影效果的诗词墙一同营造着温馨氛围。“经典剧集”展区均参照琼瑶家属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制作,20世纪70年代起的影视剧剧照全部经高清修复后展出。

以下是琼瑶女士在展览开幕前为展览重新抄写的一段话,扫描后复制为高仿件展出。

回眸往事

谁说过尽千帆皆不是,昨是今非,今非昨是,浮生一梦爱交织,惊涛裂岸情不止。何须众里寻他千百度,日出日落,日落日出,携手踏遍红尘路,沧海桑田心如故。回眸斜晖脉脉水悠悠,往事已在灯火阑珊处。

琼瑶 二〇一八年《我的故事》结尾 二〇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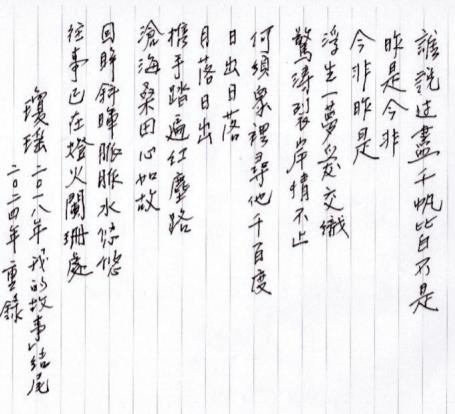
年重录

有观众在留言簿写道:“看到这些手稿,就像看到了当年追书的自己。”也有多位读者表示,通过数字化复制品,大家能够近距离接触了解创作细节。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欧阳常林在开幕式致辞中谈道:“希望在互联网时代,文艺创作者能从中汲取经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广度、高度与厚度融入作品中,并通过新媒体发扬光大。”

我们也通过此次展览清醒地认识到现有数字化的边界:复制品能还原视觉细节,但无法替代原件的历史价值。某些不得已放大复制的文献虽然便于展示,却也削弱了观众与文本之间的情感接触。对于研究者而言,纸张纤维、墨迹氧化、污渍甚至气味等物理细节依旧是学术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些内容在复制过程中仍难以百分之百保留。因此,数字化策展应被理解为一种保护、补充和再利用原件的方式,而绝非替代品。它拓宽了展示的可能性,却也提醒我们,当下技术解决的是“可见性”的问题,而非“存在性”的问题,真正的策展创新仍需在技术应用与文化深度之间找到平衡。“沧海桑田心如故——琼瑶文学回顾展”展示了数字技术在策展中的另一种可能,它不以炫技为目的,而以解决现实问题,促进文化理解为核心。展览以数字化复制的方式完成了对“原件”的重新诠释,也实现了两岸文化记忆的再聚合。数字策展的价值,或许

正体现在这种低调而务实的创新之中。它让信息的流动超越时空的界限,使文学与情感重新汇合。

因此,为了弥补“数字化”在空间氛围与情感代入方面可能存在的“扁平化”局限,策展团队并未止步或局限于静态陈列,而是主动引入“实体化叙事”作为补充。我们在展线中精心设置了数个DP(Digital Photography,意为“数码摄影”)点,将“琼瑶文学宇宙”中那些广



“沧海桑田心如故——琼瑶文学回顾展”前言墙

立体的、多层次的“琼瑶文学宇宙”,使展览不仅是一场文献的展示,文学历程的回顾,更成为一次沉浸式的、唤起共同记忆的文化体验。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实现了“信息迁移”的“体验营造”维度,体现了数字时代策展对“人的感受”的重视——不仅着眼于展览本身,更为观众体验着想。可以说,技术的应用与情感的触动绝非对立,通过精心的设计,数字化所带来的高效与精准,完全可以与实体空间所带来的观众共鸣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文化价值的深度传达。

2025年12月是琼瑶女士逝世一周年。去年此时,她的离去令人震惊与惋惜。斯人已逝,而优秀的文学作品终将流芳百世。正如琼瑶女士在生前为本次展览亲拟的主题“沧海桑田心如故”的寓意,时代剧变,技术更迭,但文化的血脉与情感的内核始终绵延不绝。数字技术的介入,并未改变这份文化记忆的本质,反而以其特有的方式让那份穿越时光的恒久情感,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找到了延续、共鸣与传播的崭新载体。数字策展的应用价值或许正蕴含在这种对文化深情的守望与创新之中。它让信息的流动超越时空,最终使文学的力量与他人的情感重新汇合,彼此照亮。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

文保大家谈

藏书的珍视性补救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百万藏品中,图书占据了很大比重。自现代文学馆成立以来,我们接收了大量作家捐赠的藏书,如巴金先生、茅盾先生、唐弢先生等的藏书。为此,现代文学馆特设了作家文库,以收藏作家藏书。这些藏书中有关明清古籍,有关民国书刊,其中既有著名作家的签名本,也有普通图书。图书保护是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

图书保护的对象首先是纸张。图书纸张的老化、酸化、脆化等情况,都要结合图书出版印刷时的造纸工艺分析原因。清末民初,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书籍用纸逐步从宣纸转换为工业造纸。工业造纸的大量生产使图书印刷传播更加方便快捷,也带来了现代文学的大发展。随着时间流逝,由于在生产时添加了化学制剂,加上存储环境变化和人们的阅读、流转,这些纸张便开始出现各种损伤。图书的修复就需要针对不同问题进行不同处理。比如针对最常见的纸张酸化问题,借助科技的发展,我们如今已经可以进行图书脱酸处理。图书的残损修复也要视情况进行,无需过度操作,有时只需要一些小的修补就可以为图书“续命”。下面以“山河述忆——手稿里的抗战

中国”特展中展出的几本图书为例,介绍图书的修补方法。

第一本书是阿英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这本书封面有污渍,书脊破损,封面题图脱离。我们采用的修补方法是,先用毛笔蘸纯净水擦拭书面,去除污渍。为保持图书原貌与历史沉淀,不能全部清洗干净,只需简单擦拭即可。需注意用水轻拭后,马上用吸水纸巾吸除水分。封面全部清洗后用吸水性好的普通宣纸覆盖其上,再用重物压住以保持书面不变形,放置一段时间待其干透即可。书脊处的断口用糨糊修补,题图用稀糨糊重新粘贴。在操作中不要使用胶水,而要用糨糊,因为糨糊是可逆的,再次修复时可以揭开。

第二本书是陈天华的《猛回头》。这本书的主要修复内容是封面污渍,左上角破损,左下角破损,封底污渍,褶皱,破损,锈迹,中间断裂与残缺。对污渍清洗采用的方法与上相同。封底断裂处用宣纸裁锯条进行粘补。将宣纸裁成5毫米宽、10厘米长的小条,用毛笔蘸半干糨糊均匀涂于其上,将断裂部位展平对齐,要特别注意断裂处的毛边。将涂好糨糊的锯条沿着断裂处粘好,如有走向不一致的断裂处,可以换一条锯条再次操作,然后用纸巾将溢出的糨糊擦净。对于有较大缺口的地方,可以用一张比缺口稍大的宣纸修

补,封底上有字迹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水清洗,尤其是有印刷油墨的地方,否则会造成洇染。最后全书用宣纸包裹,再用重物压住,静置。

第三本书是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这本书除了封面底有污渍,书脊破损,还有边角折痕、书页脱落的情况。封面有较长的透明胶带粘附,去除会造成二次损伤,暂时不予处理(一般家庭中修补图书或手稿常常使用透明胶带,会造成纸张损伤,不建议采用)。比较麻烦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书页脱落。这本书是有孔洞的,原书有可能用棉绳固定,但是现已无原绳存在,遵循保持现状原则,暂不用棉绳。为了以后修复方便,处理书页脱落先用糨糊固定,糨糊不宜从上至下全部涂抹,而是在书页上中下三个方位分别涂抹以固定书页,固定后用重物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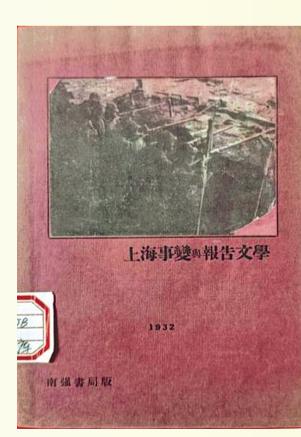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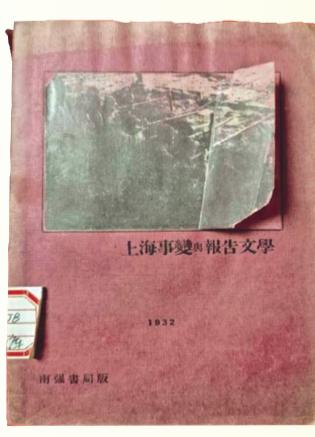
以上三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书籍损伤处理方法。还有一些易损伤图书的习惯值得注意,比如书角折页,这样会造成纸张纤维损伤,时间久易发生断裂。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最为珍惜书籍的人就是王辛笛先生了。王辛笛先生曾把他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在整理他的藏书时发现王老的每一本书都包上了书皮,书皮外用毛笔写下书名、作者,有的书中夹满小便条记录重要内容,书页有折角的也都重新展平。

现代文学的书刊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我们要好好加以保护,流传后世。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关注环境,这是书籍保护的基本条件。温度的变化会导致纸张反复热胀冷缩,造成纸张纤维损伤,温度高会造成纸张吸水、滋生霉菌,墨迹洇染、纸张粘连等情况,而温度低则会让纸张干燥、发脆。保持环境清洁、适宜的温湿度,是延长书籍寿命的主要方式。其次是不宜让阳光直射,防止紫外线对书籍造成损伤,定期消杀防虫也是少不了的一环。最后是书籍的存放,普通图书可以直立摆放,书籍的间距不过紧也不过松,防止书体发生弯曲和书脊损伤;大开本和较重书籍尽量平放。图书若出现霉斑,可用75%酒精棉签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拭。潮湿和霉斑严重的图书,可以采取“晒书”的方式减少损害,但要注意时间的把控。

手稿的用心爱惜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的文稿和信札是和图书同等重要的藏品。手稿的保护,要从两种意义上谈起。第一种是良好的保存,以馆藏盛成先生的《台儿庄纪事》为例。《台儿庄纪事》是1938年盛成先生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采访完成的一部珍贵手稿。为了保护它,盛成夫人李静宜冒着生命危险将手稿藏在帽子里,惊险躲过日军搜查。之后这部手稿跟随李静宜从中国大陆到台湾



《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修补前后

《猛回头》修补前后

《台儿庄纪事》修补前后



《台儿庄纪事》手稿(作品原题《台儿庄血战记》)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修补前后

褪色和洇染,铅笔笔迹极易被擦拭,钢笔和签字笔遇水会洇染,圆珠笔好一些,但是它和其他笔迹一样,遇到光线也会产生褪色现象。我们在面对这些情况下要慎重,如无修复的把握,保持手稿原状即可。

书信类纸张最大的问题是折叠后存放造成折痕印记,这种折痕在纸张变化后极易发生断裂。另外,深色信封会给信纸着色,针对此问题,我们可以采用分开存放信封与信纸的方式保护书信。书信的另一个主要受损原因是人们在撕开或剪开信封时不小心破损了信件。

以修补马淑媛致马识途的书信为例。这通书信的受损情况主要是右角断裂。此次修补不用锯条,因为书信的书写工具是钢笔,钢笔墨水沾水后会发生洇染,所以采取无酸胶带在其背面粘补。修补后无酸胶带可去除,不影响藏品再次修复。

总之,在保存手稿书信时,要和保存图书一样注意环境的温湿度变化,避免光线直射,防止防虫。尽量用糨糊在无字的背面进行修补,以更好地延续手稿书信的寿命,让这些宝贵的文物传之久远。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阅览部职员)

(本版图片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